五十五

列傳第十六

前漢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國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

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勑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鄉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發激之行勵之不懟而莽兄永爲諸曹早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焉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

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

根因乞骸骨　嘗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儲聘請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詔不許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直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以黃鄉聚戶三百五十增莽封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一公

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宋
傳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傷孝道當伏顯
戮章蒙赦令不宜有爵上請免爲庶人上以莽與太皇
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
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二歲更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
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
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
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
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

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瘢剝痕也）美玉可以滅瘢
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衞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彖彖玉從彖
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彖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
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
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傳太后丁太后皆先
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
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
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令衆心收印綬賢
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

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
太后舞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舜莽之從弟其
人修飭太后所信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
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
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
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后妃傳莽以大司徒孔
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
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皇帝外戚及大臣居
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得致其罪爲置奏令邯持與光光

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
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下傅及董賢親屬皆
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
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
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
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庶至曰三
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
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
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

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莽後復徵召之
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
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
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
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
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
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
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
封三萬户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
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
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
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
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
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
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
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

太后下詔令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
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莽亟起莽遂
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
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乃下
詔以光爲太師益封萬戶與四輔之政舜爲太保益封
萬戶豐爲少傅封廣陽侯食邑五千戶皆授四輔之職
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邯爲承蒸音陽侯食邑二千四百
戶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
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乘陰百條元元失望太后乃
不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一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
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
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
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
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
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
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
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
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

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悅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太后乃下詔自今以來非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无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及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矣太后宜且衣繒絲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率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等願陛下遵常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朕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昌助之哉每有水旱莽

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亡以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液與掖同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凡五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不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姻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曰餘人公卿大夫或諸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欲得安漢公女以爲天下母莽遣長安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曰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

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
序奉祭祀有母儀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
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
吉之符也信鄉侯佟音同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
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
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六千五百頃益封莽滿百里
莽謝還益地大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
斤爲錢二萬貫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二千三百

萬予十一勝家
詔復益二千三
族貧者陳崇時
博通士爲崇草
令如周公建立
子之封皆如周
其事會呂寬事
義自貴外家丁傅
太宗爲成帝後
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無幾有
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予九
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
莽稱莽功德崇奏之大率謂宜恢莽國
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
六子太后以崇奏視羣公羣公方議
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
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奉
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世法於

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
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
宇非莽隨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
等通書教令帝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
兄呂寬議其故立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
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
血灑莽等門吏收寬宇送獄宇妻焉名妻也懷子
繫獄須產子已莽奏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
衆惡與管蔡同罪不敢隱匿其誅甄邯等白皇太后
下詔嘉之莽因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元帝女弟梁王立紅陽侯立
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
司馬護軍襃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
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作書八
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請令
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四年春郊祀高
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
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

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莽功德比伊尹周公及民
上書者八千餘人咸云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
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
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
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
言之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
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
戶黃金印赤轂此轂即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宴爲褒新侯臨
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
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舜後如周公故
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轂及
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
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
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將當
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轂葉號通
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皆止於公
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事
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

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盈而信士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太后詔曰可轂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輕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千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群臣奏言昔者周公制度七年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

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
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
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
上賜以東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盡五
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
室千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等三十六人
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

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
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
賞於安漢公莽遂上書深自辭讓請諸章下議者皆寢
勿上甄邯等白太后詔且聽許須制作畢成羣公以聞
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依六藝通義經文所見
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以奏太后臨于前殿
延登親策命之莽稽首再拜受綠黻袞冕衣裳瑒琫瑒
玟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玟瑒音蕩琫布孔反玟音必 句履句音劬履舄頭飾也出履三寸

其形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
岐頭
彤弓矢盧弓矢（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鉞戚皆斧屬）甲冑
一具（冑兜鍪）秬鬯二卣（秬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音羊九反）圭瓚二（圭爲勺末）
九命青玉珪朱戶納陛（謂鑿殿基除爲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故內之於霤下也）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
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
衛當出入者傳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
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朱
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

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
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
漢中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
謠頌功德凡三萬三千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
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
象形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列侯
莽既文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
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帛誘塞外羌使獻
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

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
居險阻勢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
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
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從地
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
恩樂內屬宜以時勢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嶲氐重
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
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
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
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
郡莽又言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
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
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下十二州
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
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
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
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

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將立之以嗣孝平皇帝後是月前輝光謝嚴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著直略反）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引禮明堂記奏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又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臣等依考傳記宜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韍冕背斧扆于戶牖

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述莽功謂宜豬崇宮室四牆崇社覆上棧下令如亳制辨（音班）社諸侯用永監戒且願身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効汗宮牆社之役於是莽大說白太后下詔

以杜衍户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内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竦之字也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宗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塡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廐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向太后

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畢于籌策又冀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臣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臣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

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齊命立嚴鄉侯
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
欲絕漢室今恭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
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遣王
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
明翟濫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
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餘人莽恐遣將軍王
邑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
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
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
言陛下心合寶龜豫知成敗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
其時聖恩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
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
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
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濫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
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

其高下莽乃奏太后請依周制封諸將帥當受爵邑者
爵五等地四等從之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
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
爲號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群臣復奏言太后
宜進攝皇帝二子爵皆爲公及兄子光宜封爲列侯太
后乃詔進莽子襃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
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
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已盛獲天人
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

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
人議皆曰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
服其私親也今功顯君無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
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
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前太皇太后
建厥元子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
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
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
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

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一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莽子字獲之字也皆爲莽所殺）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惇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諸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姓雲名）

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鳴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

臣與太僕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白
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奉天命用神令騎
都尉崔發等眡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
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
讖書臧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
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謹共事神祇宗廟奏言

太皇太后孝平皇帝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
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
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
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
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
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讀曰示即眞之漸矣期門郎
張充等六人謁共翟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
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
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

傳子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生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古禪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占至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昭顯大祐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亦帝漢氏高皇帝之

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眞天子之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制器以十二月朔癸酉改元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太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本生四男字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

新嘉辟辟也君封守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
爲功成公宗爲功崇公世爲功昭公利爲功著公大赦
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
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音嗚呼
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
陰萬重丘凡户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
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
永以命德成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

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歐欷曰昔周公攝位終
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
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
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
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
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
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
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丞進侯王尋爲大司徒
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

三公六阿右扶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市入登用以視（讀曰示）神焉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

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

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

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群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音輝）音容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音乂）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求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亢（古朕字）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師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

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理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
殖鳥獸蕃茂草木各業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
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
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
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
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
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
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賚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與兵
秩位皆上卿號司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
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玉路四門長樂
宮曰常樂至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玉路堂長安曰常
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
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
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
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中大夫誦詩
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闕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
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盡好

惡不德立于厥中於戲勗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繅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皆授印韍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五典謬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皐陶伊尹之後將祚厥祀以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祈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衛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姒豐爲章功侯亦爲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後褒成子孔鈞已前

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自黃
帝至于濟南伯王（伯王莽之高祖）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黃帝二
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
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
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
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
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祺歲時以
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
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叙九族其令天下上

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
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睦
侯奉胡王後（追王陳胡公）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追王陳敬仲）
天下牧守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
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貳崇金涉龔閎楊並等子皆為
男遣騎都尉顯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郡橋畤虞帝於
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
莒齊愍王伯王於淮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皆作者以

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文廟以漢高祖爲文祖廟敬法
爵受終之事 莽曰予之皇祖始若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
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
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于定
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
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
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閥勿令有侵寃又曰予前在
大麓至于攝假大麓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安刘爵事深惟漢氏三七之阨
思延劉氏故作金刀之利錢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
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恤之於今亦哀
之十四也哀帝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一年凡十四年亦世計盡終不可彊濟
今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
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
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
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
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
絲葺其底如冠纓頭糜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
剛卯既央靈及四方赤青白黃黑色敢當帝令祝融以
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
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及既亟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
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小
文及方服說是也莽以建字三有卯下
有金虎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傳謀卿士僉曰

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復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其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他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死問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天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蘭謂遮闌之若牛馬闌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

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子則孥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女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人民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
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
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
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
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千子孫永享
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獸生犀事）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
同（梓潼縣莽改之）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
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
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興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
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
能（音台）文馬（三台星也文馬綿身金精周成王時大戎獻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
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
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
二以銅符皇帝命之瑞漸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
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
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
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晝日天復決以勉書（哀章）

所作策命也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亦續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祗畏薰然

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與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中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中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鷙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

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九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
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憧稱五帝之使莽策
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蠻夷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爲
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
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五威將陳
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匈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
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冬寵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
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

侯陳崇曰咨爾宗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
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
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
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
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彊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崔發曰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
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霍之固南當荆楚女作五威
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三十頭

之陘北當燕趙文作五威後關將軍靈口撞陘尉睦于後命堂威侯王奇巨者鼂之險東當鄭衛文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堂威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文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女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丈夫陳成自免去官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畫蓮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縣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羲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刀護劫掠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巨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

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不道請論
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
罷更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
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
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
侯劉貴等更聚衆謀及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上漢將
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早
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
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

與皇太后爲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
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
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塞狂
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子四輔明德侯
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
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
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
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
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

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宝寶當夷
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
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
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
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
爲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
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
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
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閻

威將軍李棼音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
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朔將軍王曼
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
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六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
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
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
不行於是造寶貨五品百姓復不從但行大小錢二品
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
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

勿令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
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
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莽五威將
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
襃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
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
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躔長安令
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

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
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
即眞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
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
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
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
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
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
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

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
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隆威侯
蔡蔡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
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
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
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
尋父子當戮死也廼流蔡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
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蹙頞師古曰侈大也
蹙短也頞頞也蹙音其月反頞音胡感反露眼赤睛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
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博裙衣師古曰毛之曰博山者曰氅以裝
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氅音力之反字或作䌷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
視也音苦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
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
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
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
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
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
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

明文學者各一人詣土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
北邊並還言五原比偃 比壤殖穀 異時常置田官乃以
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
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
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
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塡名部中郎將繡衣執法各
五十五人分塡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興兵者皆便爲
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司
監猶放縱自若而蘭包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
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
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
後病悸寖劇死莽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襄
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
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
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是爲四
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傅士李充爲輔走諫大夫趙
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
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

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
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
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交祭酒
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
丞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
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瀕河郡蝗生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完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
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
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厥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

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
安以視諸蠻夷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
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
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
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
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
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拂音鋪徧九州殷頌有奄
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
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

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
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
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
之負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
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
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
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
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
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
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
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
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
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
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
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
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
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薄采定采授國
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之至有庸作者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并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嚴其敝今欲違民心復迫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腕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綴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臣

社稷宗廟祐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
力世子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
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
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
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巡狩
五嶽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眞到
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
歲在壽星塡在明堂倉龍蟄藏德在中宮觀晉掌歲徧

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群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
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下
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
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
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
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
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爲大
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

徹之莽曰玄龍石寒回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
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
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
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
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
成師友祭酒蒲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義故
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
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

失恩信焉者有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
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
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
巡狩之禮太官齎糒音備乾肉內者行張坐卧所過毋得
有所給予之稟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
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火高及以勸南僞音訛予之西巡
必躬載鉦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音弼
今謂之連枷每縣則稾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
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群公奏

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
因遺棄群臣聖顏悲哀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
里春秋尊非精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關大服以
安聖體莽乃下書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太梁倉龍庚辰
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
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
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大赦天
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蝕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
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

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
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按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
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
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
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
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
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斫士士郡縣
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
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勑曰非但保國將閨門

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允甚四月隕霜
殺屮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
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恭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
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
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
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
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
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滎陽潁川南陽爲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
忠信鄉盩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
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
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音曉尉以男爲之
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
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郊衆縣曰六隊音遂粟米
之內曰內都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
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
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密尊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
是爲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

惟藩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

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蔣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塡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

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擾邊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二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爲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臯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爲說於匈奴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濟南王咸爲大使五威將乘邪伏黷等爲帥使送登屍勑令搖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漢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所鈔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黷等皆爲子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正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

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寧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郎將
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
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
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
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擥衆事三司
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
封事書官官左右閉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
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
前後相乘憒眊不決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
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
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
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
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
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邯鄲以北大雨水出
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
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
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
丈竹栢或枯六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効

司空之職充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
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
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
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
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
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
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纔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
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
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

夫士下至輿儋凡十五等司徐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
增上至四輔而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賓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
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庸食其邑公卿大夫
元士食其采多少差咸有條品豐穰則充其禮有
災害則有[illegible]同慶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
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計
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
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

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三十五郡
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
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北隊右隊中部左泊
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
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
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泊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
所屬之法保其災害亦以十舉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
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
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

農業安元元焉恭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
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
長平館瑪岸崩邑溢水不流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
行視還奏狀群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塡水國敗
戎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
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
也戊子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大司馬陳茂以日蝕免武建伯嚴
尤爲大司馬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

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崔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疫疾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屬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弇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嶲遂久侯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日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樊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毆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什七今丹能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稅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弇怒免英官後頗覺悟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弇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音庭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焉耆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

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塡外將軍封剝（子小反）胡子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四年五月莽封保成師交祭酒唐林爲建德侯故諫議祭酒紀逡爲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令各就國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三千其祿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三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邊喬託以地里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酒買兵努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

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英父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日減一父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閒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父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閼其租賦幾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詔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一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覈貪饕食關吏告其姦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言蒙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商山藏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宗皇昌寶家前從合浦私與宗通發覺

按驗宗自殺宗本名會昌元年以制作去二名莽至是復其
舊名貶爵改號賜謚爲功成繆伯以伯禮葬于故同穀
城郡宗姊妨爲衛將軍王曲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
事發覺莽使中常侍饗惲責爵妨饗音戴并以責興皆自
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
書劾仁乘乾車駕駟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左杖威節右負威斗號曰赤冒非以驕仁廼以尊新室
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
其好怪如此以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
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以爲曲陽
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
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略衆皆萬數
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
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
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虞山之上
後世聖王得瑞者當張樂奏終南山之上下之不敏奉
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齊始將軍爲更始將軍以順符
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

以誑燿百姓銷鮮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韋之介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飢旱數辛刀子都等黨衆寖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曇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其弄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運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彊立以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善于匈奴之號後安公甲國之號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

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嘗欲遣充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興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庶未發充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充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充令上大司馬武建伯印綬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莽復

三千錢一以況忠言憂國遂爵為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嘩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輕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用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昂則統鼓以鐵著食北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言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之留霸在所新

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後傳
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
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
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於是春
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
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蘇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
不驚怪北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
之明見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
賊多復欲厭之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

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音義內設大將外置大司
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
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
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
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
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
正連率大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
傳使者經歷郡國曰且十輩令者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

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丁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迺解矣音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荀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又以晨后被疾臨且三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

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閤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寖王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

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厮赤自用土德故以黃爲寶以赤爲厮乃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爲自安視讀如示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脩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波音陂郎池之南惟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

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爲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皇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馬適姓求名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鬰然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禁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棘未絕藝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赦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齒十貫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

且錢故直一兩品並行設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位人知
不發舉皆入沒官爲奴婢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尊爲
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褻乘牝馬
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
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勑
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
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武功
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
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
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
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滨江失明莽令太
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
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惜國師公女能爲星語臨宮中
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
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
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
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
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親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

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驃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韍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祐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惛起惛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曾秩懷能開明懷能生

男興增秩生男臣女曇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脩公臣爲功建公曇爲睦脩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

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
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
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
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
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太臣吉
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
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
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
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羲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

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東郭興擊匈町轉天下穀幣詣
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
隕霜殺菽關東大飢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官爲
奴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
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秋若死者什六七孫憙景尚
曹放等擊賊不克軍師放繼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
荊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焚爲
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上公儲夏自請願說
瓜田儀莽以爲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

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者亦釋除郎陽成脩獻齊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擊銅人膺文又感漢高朝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音弟擲也擊斧壞壁牆桃湯赭鞭鞭灑室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璠羽葆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傳以八授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家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諭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

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堂辟雍諸侯孫陽造井田便民棄工業義和魯匡設六莞以窮工商說苛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莞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置音但稱匡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更牧守皆自亂閉中更而死賊共敢欲復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罔誣因下書切責七公令嚴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多心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什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習也古字通用閉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亦賜虎符而擅發

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與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繫賊所鬻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迮曼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或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

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蓍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爲邯音胡敢反淡里附城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嶽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羲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東嶽太師特進褒新侯王匡

開東方諸倉拯貸貧乏與更始將軍廉丹俱東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爲泣軍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煑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莽於是開天下山澤之防令民取采取山澤之物勿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莽所作歷名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縛韓盧而責之獲也良蟜從東方來蠭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爲太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惡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開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

也乃市所賣梁飲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是莽信之冬無鹽案盧恢等舉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亦賜爵關內侯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鬬之皆曰廉公已死五誰爲生驅莽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擿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湯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涉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立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斧斨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

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
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
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
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
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
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
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
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妄言群賊自
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
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
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
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蓋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
莽亦心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
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
飢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群臣盡服及
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
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大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
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

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
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
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
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
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
印韍執弓韣封皇后父諶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諶
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上壽曰廼庚
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

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
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
福無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
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光民賴福天下幸甚莽
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
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舂陵侯群子劉伯升與其族人
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吏始將軍廉
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與沮南
僰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

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
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奉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
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迫措（讀與笮同音莊客反）青徐盜賊納言將
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
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
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爰大
司空隆新公宗室威鬻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
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
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遣七公幹
士隗囂等七十五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
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定陵莽
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
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
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
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
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
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
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

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噤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嘗世祖悉發鄗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自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譟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朔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

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
星孛埽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
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
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
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
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
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
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
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

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
星出迺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
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
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
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肆護軍王忠謂忠謀久不發恐漏
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
莽令豐惲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
劒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蒔劒共格殺
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部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

諶行諸署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
莽欲以厭凶使冕賁以斬馬鋼椎愚盛以竹器傳曰反
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惡所詿誤謀反未發
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
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
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但免侍中中郎
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上山僊人掌旁有白
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
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

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
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譁呂與計議崔發曰邑
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
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毋適子欲傳邑以天
下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
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谷苗訢為國師同說
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鱟音電魚讀軍
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
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不罪曰毋使民復思

也又以墨湾色其周垣號將至日晨宿申水爲助將軍
右庚刻不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
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
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刼太尹李育以兄子隗踰
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
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槀紂是日析人鄧曄于臣起兵
南鄉百餘人時祈宰將兵數千北鄗亭備武關曄臣謂
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
稱輔漢左將軍臣右將軍按析而水攻武關都尉朱萌

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
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
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
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
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
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
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飦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
即以除郎至五千餘人變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
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

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
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
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
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毋鬬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
隘北從河南至山千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
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
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
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
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

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
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
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
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藜嚴春茂陵董喜
藍田王孟槐里汝臣鑿厓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
之屬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
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
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

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域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及祖冢燒其棺槥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甍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

邑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惡氣鬱掠巡讙並和燒作

室門斧敬法闥譚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謠譚曰當柰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

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閤關至漸臺
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
軍人入殿中譸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
臺衆共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
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變懼王巡戰死莽入
室下晡時衆兵上臺王揖趙惇當訪唐尊王盛中常侍
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
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
杜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自支節肌肉臠分爭相殺者
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
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
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
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
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寫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
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
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按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
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
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

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
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充
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
聞故漢鍾武侯劉璽聚衆汝南稱尊號充茂降之以充
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充茂并死郡縣皆舉城
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建至發降之
後復稱說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
吳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
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兵來共殺其主吏民惶恐郡縣也

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
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豪
平更始都長安是長樂宮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
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
眉樊崇等衆數十萬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
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
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
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
天下艾安班氏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君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勵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匿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嗷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害偏生民辜及枯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趣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列傳第十六

列傳第十七　通志一百四

後漢

劉聖公　劉盆子　王昌

劉永龐萌　張步　王閎　李憲　陳衆

彭寵　盧芳　隗囂　王莽遣

公孫述

劉聖公名玄光武族兄也第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其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

南方飢饉人無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史闕其名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更始素懦弱羞愧流汗舉首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

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時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以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

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初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白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盍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illegible]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廷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illegible]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

趙萌爲右六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
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
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
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
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
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已郎吏
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
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檀命山
東三臣張邯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
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
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
侯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
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
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
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
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
皆出庸伍資亨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惟名
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眞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

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蒡鄉（蒡音莫老反）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印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印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

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摋以拒之（摋音子侯反）張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刼更始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印等印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盧印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印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妻入長安與張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焉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

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
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
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
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
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
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被劒
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
威侯劉恭復爲同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
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比自憐更始而張印等

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
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人與更始共牧馬於
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
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
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
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
徙封灌澤侯巡卒子姚嗣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
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

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

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冀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淮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奉有國邑亦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

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不知所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扶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皇

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惟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二十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

得符諸將皆稱臣拜 益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
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益子即齧折棄之
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羊頭赤幘直綦履乘鮮
車大馬赤髯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
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
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印
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益子居長樂
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拔劒擊柱不能相一三輔

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暴吏民百
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益子
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
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大夫書者起往請之各
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劒罵曰諸卿皆老傭
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肴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
殺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
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益子惶
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惟得上觀閣而不聞

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日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戚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惟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刼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

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慎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阬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五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媱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

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惟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禄救至夜戰棠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

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

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

益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侵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興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楊二十

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騎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間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蓍聞爲國子之龔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列衣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丞與功成詣行在所疑剌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彊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雋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蹈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為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士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也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卻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甸王遂招諸郡豪傑汝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邊

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兵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
賊帥山陽佼彊爲横行將軍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
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鍾
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王
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
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
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
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
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

屬走虞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
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
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
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
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
永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鄫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
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
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

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
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
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
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
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以爲冀州牧將
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
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

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一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
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
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
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
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
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
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
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
衆心益固時吳漢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

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
軍進挑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
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
新陽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
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之食
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
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
之俊彊將萇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數
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
吳漢等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軍
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
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
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
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父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
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
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

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隆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乞攻之甚乎閎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

上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邑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蓟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士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二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特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室後閣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爲東

郡太守閎懼誅當殺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户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

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議欲討之盧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於是棄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蓋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

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亞鄉
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
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
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
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
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
延狐奴令王梁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
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
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至薊寵上謁自負其
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
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遣寵
以所服劒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
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
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
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
三六葉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
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

州碭散而漁陽左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責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浮枉狀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冀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

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北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遂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諾豪桀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曾

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齊獨
在便室蓋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吾外更
三人三齊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
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
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
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刼且解我縛當以
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
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
馬六疋使妻縫兩緘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吾城

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畢于不忘權臣德權立救助是
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會覬覦期於奉成宗
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
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
責冀必欲和輯匈奴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謹奉天子璽
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入昌
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
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

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朗與芳爲寇及芳敗朗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駿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乃遣將兵長史陳訢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請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素備物神

明其舍諸囂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
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
操刀奉盤錯鍇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
有六姓允承天道輿輔劉宗如懷姦慝明神殛之高祖
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鍇
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鍇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
明也厥罰如盟既而雞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
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

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王連率大尹尹尉諸
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
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
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
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
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
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
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
千歲亡八歷十三月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

其遭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翦戮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顯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刼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宮繫無辜妾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猥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數千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濱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繫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隕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

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
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
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
負子之責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
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
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
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狥百姓然後行戮安定
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狥隴西
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

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
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
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
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
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
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賓
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
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棄偏舟於五
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

兩國猶削跡歸慰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豈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
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
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
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
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
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
欲刼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
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
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
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
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
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
尹長安谷恭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
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
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杜陵金
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
司徒鄧禹西擊亦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

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二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

駑馬鈍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豪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

恩禮俞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受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顧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鄒羌侯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猶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

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獘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埶即還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閒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閒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閼帝知其終不爲用亟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

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

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營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軟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意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沉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掀賦聖漢登車七年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蔵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

爽吾東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胷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王元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來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語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入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縣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月餘楊廣死囂因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篤憤惋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薛宇趙惬等將純降宗惬及諸隗分

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守徙弘農雒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兼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士入朝至武威捕得誅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爲郎後父仁爲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桀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

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功曹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

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

守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亦樓帛蘭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許戎爲漢兵所敗皆

主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皮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復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招其故衆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代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録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與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舍卒

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自月已逝妻子弱小當只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召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憂樂未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

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芝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犢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

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蜀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據荆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開明降彭遂長驅至武陽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恢死興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將帥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悟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

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力尺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
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洛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
何岑曰男兒當死牛羊可坐躬乎財物易聚耳不宜
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
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
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成門述視
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
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
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遂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
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
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
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
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
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
觀放麑毀羮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常少
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
爲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
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擇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

馬

通志後漢列傳第十七

通志一百四